

一朝穿越一場緣

作者: 一月星空

Powered by [紙言](#)

第一章 異世

「嘶——」

意識還未完全歸攏，額角撕裂般的刺痛便率先鑽進腦海，張凝雪控制不住倒抽一口涼氣，眉骨滲出的血黏住碎髮，頭部輕輕轉動，便是一陣接一陣的眩暈襲來。

她費力想掀開眼皮，可雙眼重得像灌滿了鉛塊，反覆掙扎許久，才勉強睜開一條縫，朦朧光線緩緩滲入視線。

入目根本不是熟悉的醫學院亦不是宿舍，暗紅色雕花木樑、素色綾羅紗帳、磨得發舊的酸枝案几靜靜佈滿一室，滿屋古樸陳設陌生得讓她心底驟然一涼。

她緩緩直起身，垂眼望向自己身上；一身層層疊疊的古式綢裙鋪散在床面，裙身繡著細密纏枝蓮紋，指尖輕觸布料粗糙的繡線，剎那間，渾身血液彷彿一瞬冰凍。

這——不是夢？

她明明前一刻還在滂沱大雨之中，此刻卻身處一間從未見過的古舊閨房，連身上的衣裳都徹底換了模樣。鋪天蓋地的恐慌與茫然席捲而來，張凝雪雙手輕輕發顫，茫然環顧四周，腦袋一片混亂，完全理不清眼前的狀況。

此時門外傳來輕柔細碎的腳步聲，她心頭一緊，立刻乖乖躺回床上，閉眸強行壓下心底慌亂，試圖整理自己混沌雜亂的思緒。

丫鬢明月端著藥盞輕步走至床前，小心翼翼地替她換藥擦拭額角傷口、細心處理創面，少女聲音滿是擔憂，夾雜著壓抑的哭腔。

「小姐，你快點醒來好不好，不用害怕了！老爺在回府的路上了，明月這次不會再聽小姐的要息事寧人，明月一定會跟老爺說明一切，老爺一向疼你，老爺一定會為小姐出頭的...」

張凝雪雖依舊深陷穿越的震驚之中，卻能清晰感知到這名丫鬢眼底發自內心的擔心與心疼。她緩緩睜開雙眼，目光落在眼前面容青澀、滿眼焦急的丫鬢身上。

明月察覺到視線，抬眼一看，頓時又驚又喜，忍不住上前輕輕抱住她，聲音激動發顫：「小姐！你終於醒了！奴婢馬上就去請大夫過來診脈！」

「等等。」

張凝雪輕聲開口，拉住準備轉身離開的明月，語氣滿是試探與茫然，她迫切想要弄清一切來龍去脈。

「你叫明月？那我是...？這是哪裡？你能不能告訴我發生了甚麼嗎，還有為什麼我會受傷了，還有...——」

連串茫然的問話落下，明月頓時慌了神，眼眶瞬間泛紅，以為小姐撞傷頭部失憶了。

「小姐，你別嚇奴婢！這是語府啊！你是語府嫡長女，名喚語伊雪。奴婢是你四歲時跟先夫人在街頭救回來的，一直留在你身邊伺候。前日庶出的二小姐又想搶走先夫人留給你的遺物，你這次說什麼都不肯讓步，兩人推搡之間，你不慎撞到院中的石棧，當場便暈倒在地，一直昏迷到今日。」

一字一句清晰入耳，龐大的訊息衝擊著張凝雪的思維。

所以，她不是做夢，她是真的穿越了。

與此同時，屬於原主語伊雪零散破碎的記憶，伴隨著明月的話語瘋狂湧入腦海。

原主生母早逝，後母蘇曼蓉把持府中後院，一向偏心親生女兒語若瑤。母女二人常年暗中刁難、欺壓性子軟弱溫順的原主。屬於這具身體主人「語伊雪」的一生，緩緩鋪開在她眼前。父親語懷安長年在外經營藥材生意，從不知後院女兒受盡委屈，這次原主撞頭昏迷，繼母刻意隱瞞消息，壓下所有風聲，若不是忠心下人偷偷派人給老爺報信，恐怕直至此刻，遠在外地的語懷安都一無所知。也就是這場昏迷，來自千百年後的醫科大學生張凝雪，就此借屍醒來。

巨大的震驚壓得她喘不過氣，靠在床沿失神許久，窗外淅淅瀝瀝的雨聲輕輕響起，與穿越那日的雨幕重疊，思緒不由自主飄回屬於自己的現代，憶起穿越前的經歷。

「你再不想辦法好好解決你的數理短板，你永遠無法成為醫生！」

教授嚴厲的訓斥依舊歷歷在目。

她本是醫科大學大二的學生，專業課理論、藥理知識從不落後，可偏偏天生缺乏數理思維，應對醫學數據演算永遠吃力萬分。

為了追上同學，她永遠是實驗室第一個到、最後一個離開的人，付出比旁人多數倍的努力，日夜苦讀彌補短板，可依舊收效甚微，考試成績始終徘徊在中下游。

那日課後，她再度因為數理題目全盤出錯，被教授當眾嚴厲批評。積壓已久的委屈、自我懷疑與挫敗感徹底爆發。

放學之後天降大雨，她攥著滿是紅叉的試卷，獨自行走在街頭，冰冷雨水澆滿全身，淚水與雨水徹底混為一體。

那句「永遠無法成為醫生」，反覆在耳畔循環迴響，狠狠刺痛她所有的堅持。

滿心迷茫與崩潰之下，她徹底失神，沒有留意前路的石柱，結結實實一頭撞了上去。

劇烈的撞擊瞬間奪走她所有意識，最後存留的感知，只剩刺骨冰冷的雨水，隨後便是徹底的黑暗與混沌。

思緒被吵雜聲拉回到當下

「小姐好像醒了！」

「老爺，小姐醒了！」

門被推開了，一道急切的身影快步來至床邊。

來人年近五旬，眉目溫厚端方，面容平和沒有半分商人市儈氣，雙手因為常年採藥、炮製藥材，佈滿厚厚的老繭。他不顧自身狼狽，第一時間伸手輕輕握住張凝雪的手腕，眼底滿是藏不住的心疼與焦急。

「雪兒！你好點了嗎？」

第二章 適應

聽見屋內丫鬟的稱呼，張凝雪心下已然猜到，來人便是這具身軀原生的父親，這份落在手上的溫熱，亦感受到是發自內心的真切掛念。

語懷安溫厚的手掌輕輕覆在榻上張凝雪的手背，目光落至女兒額間層層纏繞的紗布，動作猛地頓住，濃濃的自責瞬間鋪滿眼底。

張凝雪抬眸望向身前之人，神色平和安靜，既不落淚責慘，也不添油加醋訴說委屈，一旁侍奉的明月卻按捺不住心頭憤懣，搶先開口道出前日後院的紛爭。

「老爺，前日之事分明是二小姐無理在先，執意要搶走先夫人留給小姐的玉墜，拉扯之時更是二小姐主動出手推搡，小姐這才撞在院內青石上當場暈厥。」

明月滿心替自家小姐不平，話語間藏著難掩的怨氣。

張凝雪輕輕垂落眼睫，緩聲補上其中隱藏的細節：「女兒昏迷整整兩日，父親才收到消息，顯是有人刻意壓下事端不許稟報，若無下人冒險暗中通傳，父親到此刻都不會知曉這事。」

語懷安心中頗為震驚，往日的語伊雪向來柔順怯懦，縱使飽受委屈也只會獨自吞忍，從不願奔波在外打理藥材生意的自己分神憂愁，不過震驚反而被更多的心疼自責吞沒。

如今軀殼內換了來自現世的靈魂，張凝雪不過是還原事實真相，不讓原主蒙受這些委屈。

語懷安眉頭緊緊攏起，心底滿是自責。這些年常年在在外操持商務撐持家計，還向軍營捐輸各類傷藥物資，全然疏忽了後宅暗流，才令嫡女在府中屢次受欺而不知。他天性心腸柔軟，縱然對繼室庶女心有惱意，也做不出過於嚴苛的處罰，只長嘆一聲，溫聲安撫。

「雪兒！是為父疏於照看，往後有為父在府中，斷不會再有人隨意欺辱於你。」

父女二人的交談尚未結束，寢室門扇便被人從外推開。

繼母蘇曼蓉手拎盛放補品的食盒，身後跟隨庶女語若瑤，二人緩步踏入屋內，臉上掛著刻意的憂心，但言語之中無不偏袒身側的女兒。

「聞聽雪兒醒轉，特意備好補藥前來探望。老爺，這姊妹之間不過一場小小誤會，若瑤年歲尚輕行事魯莽，妾身已然訓斥過她，雪兒心胸寬闊，不必將此事記掛心頭。」

語若瑤低著頭，裝出一副知錯安分的模樣，眼角餘光卻不斷偷瞟床榻，眼底翻湧著藏不住的嫉妒與不甘。

張凝雪將這母女二人虛情假意的做派盡收眼底，懶得費心周旋應對，僅淺淺應了一聲，便側身倚靠軟枕，不願再多搭半句言語。

蘇曼蓉察覺語伊雪態度疏冷，雖覺得與往日性情相異，卻又說不出哪裡不妥，心知此處不宜久留，隨意閒聊幾句便準備告辭，這時語懷安適時開口，說起宮中新傳來的喜訊。

「剛好你二人都在，有一事同你們說明。靖王傳燼辭平定邊疆叛亂凱旋回京，聖上龍顏大悅，專門設下慶功宮宴，傳令文武百官攜家中女眷入席赴宴。」

他緩緩解釋語家能取得宴帖的緣由：「為父本是一介藥商，原不在受邀名冊之內，只因這些年持續向軍營供應各地難尋珍貴傷藥，救回無數沙場受傷將士，聖上感念這份心意，特意頒賜宴帖，屆時本打算帶雪兒一同入宮。」

聽聞宮中宴會，張凝雪心中沒有半分期待。皇宮高牆深鎖，到處盤根錯節的權謀算計，往來交際又繁瑣拘束，她一心只盼尋到重回現代的方法，半點都不嚮往這場熱鬧宴席。

身側的語若瑤卻雙眼驟然亮起，若能入宮親眼見到戰功赫赫、手握重兵的靖王，但凡能博得對方幾分青睞，便是旁人一輩子都求不來的良緣機遇。

她快步上前拉住語懷安的衣袖，軟聲懇求，字字句句都藏著攀附權貴的心思。

「父親，長姐傷勢剛剛好轉，宮中來回路途遙遠，宴上應酬繁多勞身，不如此次便由瑤兒陪同父親入宮賀功。」

張凝雪輕輕點頭，順勢開口附和。

「二妹所言有理，女兒身體尚未完全康復，宮中宴會應酬耗費心神，實在沒有心力應對，此番便勞煩妹妹陪同父親赴宴。」

語懷安望了望臉色依舊蒼白的女兒，又看向身旁滿眼期盼的語若瑤，沉吟片刻後緩緩應下。

「也好，既然你身體難以支撐，這一回便由瑤兒代你隨我入宮。」

語若瑤趕緊垂低腦袋，掩去眼底壓抑不住的得意喜色。

張凝雪靜靜倚靠在床榻之上，沉默不語，冷眼瞧著語若瑤難以藏住歡愉的模樣。

她心中了然，這場宮宴，或會成為庶妹語若瑤極力攀附權貴的轉機，不過她；毫無興趣。

第三章 歸朝

日前語府收到宮宴請帖，得知靖王大軍平定亂匪、班師回朝的捷報，而今日正是靖王傅燼辭返宮復命、凱旋歸來。

養心殿內侍從盡數遣退，殿中只留陛下傅景淵與靖王傅燼辭兄弟對坐下棋，檀香縷縷飄散。傅燼辭一身玄色征鎧尚未更換，周身猶帶淺淺沙場戾氣，指尖落下黑子，聲色冷穩無波。

「皇兄，北境亂匪已悉數剿平，邊關如今安穩無虞，無需掛心。」

傅景淵緩緩捻起白子，輕輕頷首。

「有四弟親自領兵鎮壓，朕定能放下心頭大石，是辛苦你了。」

「為皇兄分憂，本是臣弟分內之事。」

傅燼辭淺淺垂揖，舉止始終守足君臣分寸。

棋局稍歇，傅景淵抬眼問起善後事宜。

「對了，此番出征全軍將士奔波勞苦，四弟身為主帥，可有需朝廷破格嘉獎之人？」

傅燼辭寒眸微斂，先論軍中將士安撫安排。

「前線兵卒皆盡心死戰，常規賞賜、撫卹軍屬臣弟早已一一擬好，依律發放便可，眾人功勞不會埋沒。只是另有一人，並非軍中官卒，功德卻實在值得朝廷記掛。」

他話鋒一轉，道出前線真實狀況

「藥商語懷安，常年遍尋各類珍稀藥材，從不趁機牟取暴利，更時常無償向軍營捐贈治傷藥品。這次沙場傷者眾多，幸得其大批上等老山參，無數瀕死重傷兵士憑參片撐著，前線死傷折損直接減半。」

「此人從不索要酬謝，亦不藉捐藥攀附權貴，心懷軍民大義，值得敬重。」

傅景淵聞言緩緩點頭，這人善舉他早有耳聞，宮宴名單亦早已備下語懷安之名。

「朕曉得他常年捐藥一事，此番宮宴朕已派人遞帖邀他赴席，日後再頒下御筆匾額作為額外嘉獎。」

二人閒聊數句軍務民生，隨即收棋，一同前往金鑾殿早朝。朝堂之上百官肅立，傅燼辭穩立百官之首，一身凜冽氣壓令滿殿朝臣心生忌憚。皇帝依循禮制公開褒獎其平亂之功，敲定數日後擺設慶功宮宴，靖王居首席。

宮宴一事傳遍朝野，滿城世家貴女無不蠢蠢欲動，都盼能在席上博得權貴青睞。這萬人爭搶的權貴榮光，落在語府嫡千金房中，卻是兩種截然不同的光景。

房內清靜蕭然，遠離府中喧鬧。

張凝雪穿越至此已有數日，依舊細心調養，每日按時飲下苦澀湯藥。閒暇時她便獨自靜坐案前，執筆將當日雨中發生的所有細節逐條記錄下來，反覆對照梳理腦海殘存的記憶線索，縱然逐字逐句推敲，依舊尋不到半分離開這時空的辦法。

張凝雪心底縱藏難以宣之於口的茫然與思鄉，但她從不將這份愁緒掛於面上，一直以原主語伊雪身份生活，舉止待人依舊溫和有禮。

貼身丫鬟明月端著一碗溫潤蓮子羹踏進房內，看著自家小姐淡然無爭的模樣，終究壓不住滿心委屈。

「小姐，奴婢實在替您不值。宮宴本來有您的席位，您自己卻以體弱為由推辭，反倒讓二小姐白撿了這機會，她還日日忙住置辦行頭。」

她放下食盤，滿面憤懣細說後院近況

「二小姐近幾日大肆鋪張，日日喚裁縫入府，採辦全城上等綢緞，裁製無數艷麗華裙；又四處託人搜羅名貴花鈿、珍珠釵飾，滿心都是即將到來的宮宴。分明想在宴上艷壓群芳，搏靖王青睞，盼能憑此一步登天。」

張凝雪聽完只是輕輕垂落眼睫，指尖緩緩撫過身側素色錦被，心底毫無羨慕妒意，抬眼溫柔朝明月淺笑。

「不過一場應酬宴席，權貴榮華於我而言盡是浮雲。她一心追逐這般依靠，便由她去爭搶。我別

無所求，只盼安靜度日便足夠。」

明月看著通透溫軟、從不爭搶的小姐，只能無奈長嘆。

院外時不時傳來下人搬運綢緞、裁縫量衣議論布料的喧鬧，整座語府都為巴結靖王、追逐名利沸沸揚揚。唯有這一方小院安靜無波，院內之人，從不貪慕舉世追捧的煌煌權勢。

第四章 準備

「廢物！快點把那匹絲綢拿過來！」

語府傳出一把尖銳有刻薄的女聲。

慶功宮宴尚餘幾天，庶女語若瑤依舊整日埋頭置辦妝飾禮衣，勞役府中婢僕為她奔跑操持。

她心性驕縱難耐，下人稍有服侍不周便是一頓訓斥，侍女遞上釵環不合她意，她當下惱怒直接出手掐紅了侍女的手臂。

「區區小事都辦不好，要你何用？」

婢女不敢呼痛，只能低頭忍著，周遭伺候的下人個個噤若寒蟬，無人敢上前勸阻。

與西院的喧鬧暴戾截然不同，東院依舊清靜安寧。張凝雪一直閉門休養，閒暇之餘執筆記錄腦海裡零碎的現代記憶，一遍遍地思索著能夠重回現代、找回自己身份的方法。

近來她常往府中藥材倉庫走，翻閱舊醫典籍，細細辨識倉中各類原生藥材。她想吃透古代本草體系，對比古今醫學差異，避免長久困在異世漸漸生疏現代所學，這些積累對他日尋找回去的路，亦是一層底氣。

語懷安從寧夏邊境覓得一味極其稀有的止血藥材，剛剛運回府中。他深知常年征戰的軍隊最常見兵刃創傷，便打算用這味奇藥煉製上等金創藥，日後尋得合適時機進獻上去，以供行軍作戰時應急使用。

眼下藥材剛剛入庫，清洗、炮製一概未曾動工，他一得空便守在藥房，反覆推敲藥方。

張凝雪來到倉庫，親自翻檢這批邊境新藥，指尖撥開乾燥藥草，細看品相與肌理。語懷安恰好攜帶輔材走進來，見女兒認真檢視藥材，只當是延續從前的習慣，原主語伊雪自幼便跟著他出入藥庫，閒時也會翻閱醫書、學習辨識草藥，所以他從未起過半分疑心。

「雪兒今日專門過來查看這批邊境藥材？」

張凝雪抬首應道：「近日翻閱古籍見過相似記載，剛好遇上這新藥入庫，便想親自對照一番。」

語懷安順勢同她細數藥材來歷：「此物生長於寧夏荒涼苦寒的邊陲之地，耐寒屬性極強，止血收口、斂瘡修損的功效遠超尋常草藥。我打算將其配伍煉成金創藥，日後贈予靖王。他久歷沙場，這種外用傷藥最是實用。」

張凝雪憑藉自身紮實的現代藥理知識，緩緩點出藥材特性短板和禁忌，語氣平和客觀：「此藥收澀之力過強，若是用於潰瘍化膿的傷口，不可單獨使用，需要搭配潤肌解毒的輔藥中和，不然極易閉住膿毒，反倒延緩癒合。」

語懷安心中頗為驚訝，卻依舊只以為是女兒平日聽自己閒談論藥、翻看醫書積累下的淺薄見解，並沒有深究這番見解的出處。

「你觀察倒是細緻，這一點我確實尚未細想周全。」

「不過你剛癒，不必過度耗神鑽研這些，偶爾看看消遣便可。」

「女兒知曉分寸，只當閒時解悶，不會勞累。」

她淺淺回應，隨後再度低頭對照手中藥材與書卷的記載。

語懷安叮囑兩句倉庫陰涼不宜久留，便帶著輔材離開，折返藥房繼續打磨藥方。

院外不時飄來語若瑤訓斥下人的尖聲，與藥庫裡的寧靜形成鮮明對比。

張凝雪守著滿室藥香與泛黃古冊，心無旁騖，只專心對照藥理，默默守好自己所學，靜心等候能夠重返原來世界的時機。

第五章 爭艷

紫宸殿萬盞宮燈次第綻放，燈光流轉映遍白玉丹陛，絲竹雅樂縈繞殿樑，殿內人聲鼎沸，觥盞相碰叮鏜作響，絲竹樂器鏗鏘悠揚交織在一起，鬧哄哄一片為靖王傅燼辭平定邊境大勝歸朝而設的慶功宮宴，正盛熱開席。

滿殿文武百官、勳貴世家攜眷列席，衣香鬢影，冠蓋雲集。大殿上首，皇帝端坐正中龍椅；身側偏席靖王傅燼辭獨佔一席。他褪去征戰沙場的寒鐵戰鎧，一身玄色暗紋錦緞常服，墨髮束起，眉眼鋒利冷冽，周身散著歷經戰火的凜然殺氣。

滿場世家閨女皆暗自在席間偷望，個個精心妝扮，都盼能博得這位權傾朝野、容貌絕世的靖王分毫青睞。

而今日語府赴宴之人，唯有語懷安與庶女語若瑤，繼室蘇曼蓉礙於場合規制並未隨行，張凝雪以身體初癒、畏懼宮中喧鬧為由婉拒赴宴，由庶妹代為出席，她自己獨自留於府中藥庫，不問宮中種種浮華喧囂。

反觀語若瑤，一身緋紅綉海棠華麗宮裝，滿頭珠翠釵環，步步皆刻意端出嬌柔溫婉之態。入席之後，她時時側眸窺視上方靖王，聽見周遭閨女談論靖王赫赫戰功，更是心潮翻湧。她一心想要借今日宮宴出盡風頭，壓過滿城名門貴女，牢牢抓住機會，讓靖王徹底留意到自己。

宴行數巡，美酒流盞，終到眾臣依次上前獻賀、敬賀靖王凱旋之時。

先出列的是兵部侍郎周大人，他拱手躬身，聲音洪亮：「臣兵部侍郎，恭賀靖王掃平邊患，護我大啟河山！特備百煉寒鐵佩劍、整套軍用腰掛一副，專供殿下閒時佩帶，略表寸心。」

說罷，隨從捧上劍匣，寶劍寒光隱現

「好禮！寶劍配英雄。」

皇帝淺笑開口，而靖王亦淡淡頷首示意。

緊接著戶部尚書上前，面露笑意賀道：「臣戶部尚書，賀靖王大勝歸朝！備南疆羊脂白玉圭一對，願邊境從此安寧，四海歸於太平。」

隨後文官武將輪流出列，文臣多獻前朝名家書畫、孤本典籍、絕世硯台，武將則備獻良馬韁鞍、鑄造精良的護具、罕見的煉火硫磺。禮物件件雅致得體，契合身份，言辭皆是恭維奉承，滿殿皆是客套賀詞，大同小異，始終無法讓神色冷淡的靖王真正動心。

一眾朝臣獻禮完畢，輪到語懷安。他無官在身，只躬身行平民謙恭之禮。

「草民語懷安，承蒙陛下恩典列席此宴，今日特為殿下獻上薄禮。草民覓得寧夏邊境一味珍稀止血藥材，打算煉製特效金創藥，日後煉製完成送抵靖王府，供行軍將士治傷急用。」

一席話簡潔得體，殿內頓時安靜片刻。

皇帝面露讚賞緩緩開口：「語老闆常年捐藥行善，從不逐利，心懷家國，朕已備下親筆牌匾，稍後會送到語府。」

一旁的傅燼辭眸光輕輕落在語懷安身上，眉眼間的漠然鬆動少許，極輕微地緩緩點頭，以簡單動作表達認可。

誰知語若瑤全然不懂禮數規矩，不等父親歸席，亦未得任何人准許，逕自突兀起身，上前挽住語懷安手臂，急於搶話刷存在感。

「殿下！父親研製藥物，民女亦有從旁幫忙。民女素來仰慕靖王殿下，一心也想為軍中將士略盡綿薄之力。」

語懷安當下眉頭緊皺，一眼看穿女兒心急攀附、罔顧宮宴禮節的私心，立馬想拉她退回席位，制止她失儀言行。

高位上的傅燼辭眸色瞬間轉冷，面上淡漠褪去，透出一絲明顯的厭煩。靖王只當眼前失禮莽撞的女兒便是語懷安悉心教養的嫡女，語氣清冷帶著幾分斥責：「語老闆心懷大義難能可貴，只是縱然打理商務繁忙，亦該嚴教子女謹守禮節。想不到語家嫡千金，行事如此輕率無禮。」

語懷安連忙躬身致歉，慌忙解釋：「殿下恕罪，小女瑤兒並非嫡出，而是草民的庶女。嫡女語伊雪體質尚弱，還在調養，禁不起宮中喧鬧，故此今日並未隨同赴宴。」

尋常宮廷盛宴本就極少允許庶女隨父出席，這一番解釋令殿內氣氛頓時陷入尷尬。皇帝適時從中出面打圓場，淺笑著化解僵局。

「原來如此，朕看這位語姑娘打扮得嬌俏動人，一時之間確實難以分辨嫡庶，這等小事不必掛懷。朕與諸卿都十分期待憑藉那味珍稀藥材煉製而成的金創藥，日後定能為邊關將士救急。」

一席話緩和了殿內微滯的氣氛，傅燼辭不再執意追究，微微頷首作結。皇帝隨即舉起酒杯，示意全殿眾人同飲，宴席重回熱鬧喧騰，絲竹樂聲再次縈繞大殿。

語若瑤滿面燥紅，尷尬地退返座位，指尖死死攥緊手中酒杯，惱意幾乎要溢於言表。

心底妒火翻滾，同為語家骨肉，語伊雪憑藉嫡女身份坐享尊崇，只需要安居府中，卻能被帝王與靖王記住；自己費盡心思妝點、冒險出頭，最後卻當眾落了下風，連庶出身份都要被特地申明。這股不甘深深埋在心底，她暗下決心，絕不會讓語伊雪一直佔盡上風，必定要搶下金創藥這樁功勞，奪走屬於嫡女一切目光。

席間眾人依舊談笑風生，不少官員試圖主動上前攀附靖王，卻都被他身上凜冽的氣場無形逼退；無數世家貴女則費盡心思，只想吸引他的目光，盼著能得他青睞。

皇宮這片暗流涌動、滿心算計的熱鬧截然不同，語府東院依舊靜謐安寧。

第六章 消失

華麗馬車緩緩駛離皇宮厚重的朱雀門，車輪碾過青石板路，發出沉悶滾動之聲，密閉的車廂內，氣氛壓抑得讓人喘不過氣。

語懷安端坐一側，面色鐵沉，眉眼間滿是壓抑的怒火，良久才開口，聲音冰冷無半分溫度。

「今日宮宴，你實在太過放肆。」

語若瑤垂著頭，指尖緊緊絞住衣擺上的海棠繡紋，不敢抬眼望向父親。

「靖王凱旋宴會，滿朝文武勳貴盡在席間，處處講究規矩禮數。獻上煉製金創藥，本已讓陛下與靖王對話家頗有好感，偏偏你擅自離席，搶話逞能，言行輕率無狀。」

「父親...」

語懷安語氣一重，字字嚴厲：「你一時貪圖風頭，不僅惹得靖王心生厭惡，更讓滿殿權貴看盡笑話，連累整個語家聲譽受損。你日後務必收斂心性，萬萬不可再莽撞衝動亂了分寸。」

「女兒謹遵教誨。」

語若瑤低聲應諾，眼底卻翻湧著滿滿的不甘與怨氣。

憑什麼？

不過是想為自己爭一分目光，最後卻要被父親嚴厲訓斥，落得滿身難堪。所有的錯處都歸於自己，而所有榮耀都屬於語伊雪，這不公平。

父女一路無言，馬車很快抵達語府大門。

繼室蘇曼蓉身著端莊素色長衫，率領府中管事下人立於門前迎接，面上帶著幾分疑惑，見父女二人面色凝重，忍不住低聲詢問：「老爺，今日宮宴莫非出了什麼狀況？」

語懷安下車之後鄭重吩咐：「最近你要好好看管若瑤，命她閉門修身學禮，約束言行，禁止隨意外出赴宴、私自見客，切勿再讓她衝動行事，給府中招惹是非。宴會上她失儀鬧事，損毀家族聲名，詳細事由日後再與你細說。」

蘇曼蓉聞言心下了然，溫順頷首應下：「妾身曉得，定會好好約束她。」

語懷安嘆了口氣，再無多言，轉身便去往府中藥房，再無過問後院之間的糾葛。

一回自己的院落，關上廂房門扉的剎那，語若瑤再也壓抑不住心底所有惱火。

她揮手掃落案上整套青瓷茶具，茶杯茶盞轟然落地，碎裂一地，清脆的破碎聲響徹整座院落。宮宴上的窘迫、父親的訓斥、心底壓不住的妒忌，全部瘋狂翻涌，貼身婢女紅翠都不敢動彈噤若寒蟬。

動不了語伊雪，便將所有怒火，全部轉移到對方身邊最親近的貼身丫鬢身上。

「來人，去把明月給我叫過來。」

片刻之後，明月依言來到院中，剛剛行禮完畢，還未開口問安，一道清脆響亮的巴掌聲驟然響起。

咄——

語若瑤二話不說，直接揚手狠狠摑在明月左邊臉頰上，力道極大，瞬間讓明月一側面頰迅速浮起清晰的紅印。

明月猝不及防，被打得頭偏向一側，嘴角隱隱發麻，眼眶當場紅潤，卻深知後院規矩，不敢躲閃，更不敢還口。

「大膽賤婢，還不跪下？」

明月滿眼委屈，咬著唇只能屈膝乖乖跪在冰冷的青石板上。

下一瞬，語若瑤俯身，一手死死攥住明月細瘦的手臂，指尖用力收緊，狠狠掐進皮肉之中。

「賤婢！我看你以後還敢不敢失禮怠慢。」

指節用力擠壓，明月白皙的手臂很快佈滿大片駭人的紅紫掐痕，鑽心的疼痛傳遍全身，她身子微微發抖，淚水在眼眶打轉，始終強忍著不敢哭出聲。

可這依舊無法平息語若瑤的怒火，她鬆開手，讓人轉身取來牆角懸掛的細藤條，指尖撫過冰冷堅韌的藤身，居高臨下看著跪地的婢女，聲音滿是寒意。

「賤婢不守規矩，今天本小姐就執行家法，好好教訓你，讓你記住何為尊卑。」

幾個伺候的下人見狀大驚失色，深知若是真的動用藤條，明月必定會被打得傷重難愈。眾人不敢上前勸阻，生怕連累自己，只能悄悄退後，趕緊快步跑去稟告老爺和小姐。

張凝雪正端坐案前翻看醫書，聽聞下人慌張稟報，當即放下典籍，起身直奔對方院落。跟隨身後的東院下人皆滿心疑惑，暗自詫異。

往日自家小姐性情軟弱溫和，遇事委屈一向大事化小、小事化無，就算自己受了欺辱也從不爭辯，向來不願意與人發生正面衝突。可今日，小姐沒有絲毫猶豫退讓，步履堅定，全然沒有從前半分怯懦。

剛踏入院門，便看見跪地落淚、面頰紅腫、手臂佈滿掐痕的明月，以及手持藤條、氣勢洶洶的語若瑤。

張凝雪止步站定，一身素色長裙清靜素雅，眉眼平靜卻自有一股從未有過的沉穩氣勢，不同往日半分怯懦。

她抬眸看向語若瑤，聲音清冷平緩，卻字字鋒利，直戳要害：

「府中家法，唯有父親與主母有資格執行。」

她一字一句毫無怯懦，繼續所言。

「你身為庶女，無憑無據隨意動手毆打下人，有什麼資格私自妄行家法？」

「下人就算有過錯，自有府中管事依規處置，輪不到你一個庶女越俎代庖，私自動刑。」

語若瑤舉著藤條的手猛地僵在半空，抬眼看向眼前的嫡姐，徹底愣住，完全沒想到這個向來軟弱避事的長姐，會如此不留情面點出她的庶出身份。

眼前的人，沒有往日的低頭閃縮，沒有半分退讓怯弱，眼神冷靜堅定，氣勢從容鎮定，一席話堵得語若瑤啞口無言，半句反駁都說不出。

從前那個任她隨意拿捏、軟弱可欺、遇事只會逃避退讓的嫡姐，好像徹底消失了。

語伊雪不再看呆滯的語若瑤，上前一步，溫柔又堅定地俯身，將受傷滿身的明月從地上扶起，護在自己身後。

「我們走。」

她護著明月，轉身徑直離開院落，背影挺直，沒有半分回頭。

獨留院中的語若瑤，手握藤條，立在原地，心底的妒忌、惱怒與一絲莫名的慌亂交織在一起。她清楚地感知，往後，她再也無法隨意欺壓這位一向懦弱的嫡姐了。

第七章 初見

「糖畫嘞，香甜糖畫任挑任選！」

「新摘桃杏、脆嫩青梅，嘗一啖清甜解渴咯！」

「西域各國的胭脂水粉，小姐來看一看。」

暮春風和日暖，長街楊柳飛絮，兩側店鋪鱗次櫛比，此起彼伏的叫賣聲交織在一起，攤販綿延不絕，滿街人來人往，喧鬧卻井然有序。

張凝雪自魂穿語伊雪後，一直居於語府靜心休養。平日閒暇之時，她只會埋首研讀醫書，或是前往府中藥庫檢視藥材，極少踏出家門。

這一日明月見小姐終日悶在宅中，便邀她上街遊逛散心。張凝雪思索片刻便應允下來，打算出府親自見識一番這世間的市井風光。沿街各式新奇事物接踵而至，牢牢牽住了她的目光，二人一路閒逛暢談，滿心歡愉。明月暗自心想，自家小姐今日當真是難得興致高漲。

「冰糖葫蘆好吃啊，嚐嚐這個！」

她沿著街道緩步閒走，最先被沿街各色吃食攤鋪吸引。竹籃盛放的潤喉蜜餞、滾燙出鍋的特色小食，各式香氣縈繞鼻間，她不時駐足觀望。面對這與現代商鋪截然不同的市井煙火，她滿心新奇，暫時拋卻了心中不少煩擾。

「小姐，你吃得滿嘴都是了。」

明月一邊笑著提醒，一邊拿出手帕細心為她擦拭乾淨。

正當張凝雪被一攤精巧琉璃首飾吸引，側身俯身細細挑選之際，長街深處傳來陣陣整齊厚重的馬蹄聲，聲響由遠及近。伴隨鐵甲兵卒沉厲的喝止聲，熱鬧喧騰的街市瞬間鴉雀無聲。沿街商販慌忙收攤閉鋪，往來行人紛紛退至兩旁屋簷之下，人人垂首斂目，沒有一人敢隨意抬頭張望。

前頭鐵甲衛隊肅穆開道，隊伍正中，靖王傅燼辭身著玄色蟒紋勁裝端坐馬背。他身姿凜然挺拔，久經沙場淬煉出的凜冽氣勢籠罩四方。

張凝雪從未見過這般威嚴肅殺的陣仗，不由得抬頭多看了幾眼。明月頓時心驚膽戰，急忙輕扯張凝雪的衣袖，壓低聲音急促勸阻。

「小姐，趕緊低下頭，千萬不要抬眼直視王爺，平白招惹禍端！」

張凝雪一頭霧水，依言退至牆角垂首。受現代觀念影響，她心下滿是疑惑，小聲低語。

「只不過遠遠望一眼，何至如此謹慎。街上這麼多人，看一眼都不行，此人是什麼身份？」

明月雖對小姐這番言語略感詫異，依舊湊到她耳畔，壓著嗓門仔細叮囑。

「靖王他一直常年征戰，性情冷冽寡言，最忌旁人肆意窺探，為人賞罰分明，威嚴極甚。今日兵甲整肅，定然身負公務，小姐千萬不可因一時好奇，惹上無妄之災。」

張凝雪只得壓下滿腹好奇，垂首靜待隊伍徹底行過。待轟轟的蹄聲逐漸遠去，街市方才恢復往日的人氣與喧鬧。明月長長鬆了一口氣，隨即細細講述靖王平日的行事風格，再三囑咐她日後在外偶遇務必早早避讓。

方才被打斷的遊興再度湧上心頭，二人並不急著回府，繼續沿街巷閒逛。她將方才錯過的景致一一遊覽，品嚐街邊風味小食，挑選數件小巧飾物。直至夕陽西垂，才與明月啟程返回語府。

二人剛邁入語府正廳，便看見語懷安在廳中來回踱步，臉上揮之不去焦灼不安。女兒在外遊玩許久遲遲未歸，他始終牽掛在心，唯恐途中遭遇意外。此時見到女兒平安歸來，他立刻快步上前，從頭到腳將她仔細打量一遍，確認她沒有半分磕碰損傷，懸著的心才徹底放下。

「雪兒，今日上街，可有撞見靖王率領的兵馬？」語懷安緩緩開口，話語之間仍帶著一絲餘悸。

「父親也有耳聞？確實看見兵馬在街上經過，不知是何等要事，氣氛如此凝重。」

「朝中一名官員，將發放給受災百姓的賑災糧銀全數私吞，靠著災民的救命錢斂聚財富，如今罪證確鑿。聖上震怒，特派靖王奉旨前去抄家查辦，這才沿路戒嚴。為父得知消息，又見你遲遲未歸，心中愈發惶恐，生怕你被巡街兵卒誤傷，釀成無法挽回的禍事。」

張凝雪聞言猛然一怔，這才曉得方才街頭那支威嚴隊伍，是奉旨前去查辦貪官。濃濃的後怕頓時籠罩全身，心底同時生出對貪官的憤慨。

語懷安眉頭緊鎖，滿是憂慮地叮囑。

「街頭因奉旨抄家全域戒嚴，局勢混亂，隨時可能發生意外。往後你若是想要外出遊玩，務必處處小心謹慎。」

張凝雪緩緩點頭應下。她心中暗自慨嘆，在這君權至上的時代，方才浩浩蕩蕩的大批軍馬，竟是為了查抄貪官府邸而出動。官員貪墨災民錢糧，王爺帶兵執法，世間規則與她從前認知的法治社會全然不同，一股難以言喻的陌生感在心底蔓延開來。

第八章 指婚

金鑾殿內，百官三三兩兩佇立班列之中，壓低聲音相互閒談，細碎的交談聲輕輕飄蕩在大殿上空。

「昨日城西漕運碼頭滯留了大批糧船，不知今日戶部是否會商議疏通對策。」

「...」

「聽聞城郊驛館已經修葺完畢，日後出使官員途經歇腳便能舒適許多，也算一樁惠民好事。」

「話說回來，靖王前幾日奉旨查辦貪墨賑災銀兩的張啟懷，行事果斷鐵面，誰敢輕易觸其鋒芒。」

「確實如此，此番追回的糧銀悉數撥往災區，地方百姓無不感念皇恩浩蕩。」

眾人閒聊朝堂瑣事與地方近況，話語雜亂鬆散，直到一記沉渾的上朝鐘聲震徹整座宮闈，所有官員即刻閉口斂聲，紛紛挺直身形垂首肅立，殿內再無半分私語。

皇帝傅景淵登上玉階，落座正中龍椅，早朝開始。

率先出列稟奏的是戶部尚書，躬身行禮，聲音沉穩有度：「啟稟陛下，各州夏糧已清點造冊完畢，滯留漕運的糧船亦調派人手疏通，撥發災區的銀米全部登記造冊，收支明細完備齊全，恭候陛下御覽。」

龍椅上的傅景淵眸色淺淡，指尖隨意搭在扶手之上，僅淺淺頷首，既沒有翻閱卷宗，亦不曾追問細節，只淡然吐出三字：「知道了。」神態溫和，卻始終帶著幾分疏遠。

未等戶部尚書歸隊，立於首列的傅燼辭已然開口，聲調清冷沉穩，句句直指政務核心，細緻追詢：

「漕運疏通後每日可輸送糧食多少？下撥災區的銀米，可有地方官吏從中克扣、刻意拖延？戶部須於三日內遞交詳細巡查清冊，不得有絲毫隱瞞掩飾。」

戶部尚書心下一緊，連忙躬身應命：「臣謹遵命，三日之內定會呈上細冊，嚴查各處疏漏！」

緊接著兵部侍郎出列稟報邊疆軍務調配：「啟稟陛下，北境駐軍所需糧草、禦寒冬衣已分批啟運，各地戍衛兵員輪換名冊擬定完畢，並無缺員、漏報之弊。」

傅景淵垂眸望著下方百官，神態慵懶，語氣平淡無波：「甚好。」

傅燼辭再度出言督查，目光凜然肅然：

「邊疆寒期將至，冬衣務必在十日之內全數送抵各處軍營。兵員輪換要逐個核實老弱替換名單，若有將士虛報兵額、冒領空餉，兵部直接從重彈劾，本王定會追查到底。」

兵部侍郎不敢有半分怠慢，肅然領旨：「臣謹記在心，即刻下去嚴加整頓！」

隨後工部尚書上前稟報河務進展：「南北河道堤壩加固修繕進展順利，所有險要河段已經封堵完畢，後續常態巡守規章亦已擬定，足以抵禦汛期水患。」

傅景淵依舊只是隨意點頭，聽過便擱置一旁，全程不置一語，從不插手決斷。

傅燼辭依舊緊抓政務細節，言語縝密無瑕：

「汛期臨近，河道巡守不能只憑紙面章程。工部每日上報施工進度文書，偏僻河段增派駐守兵丁，日後若因巡查疏忽埋下水患隱憂，唯工部是問。」

工部尚書連連應諾，不敢有絲毫鬆懈。

滿殿百官將這一幕看在眼裡，心中早已習以為常。

龍椅上的帝王性情溫和，從不施壓群臣、獨斷專行，朝中大小事務從不親自掌盤定奪；反而是側立殿中的靖王，事事親自督辦、逐件核查把關，雖手握朝中大權，卻始終忠心恪守本分，從未恃權驕縱、逾禮失敬。

外人只見君王疏於理政，殊不知傅景淵向來有自知之明，曉得自己不擅馭下、欠缺治世謀略。他從前自知不堪帝位重責，曾主動提出禪位於靖王，卻被傅燼辭堅決推辭，靖王直言此生只願輔佐皇兄守護江山社稷。自那以後，傅景淵便不再勉強自己獨自裁決國事，不願因自身能力有限，做出錯誤決定貽誤民生國計。

各位重臣依次稟報完本職政務，皆由靖王逐項督查完畢。最後輪到傅燼辭親自出列，稟奏奉旨查辦大案的收尾事宜：

「皇兄，奉旨查辦官員侵吞賑災銀兩一案已經全數了結，貪官張啟懷罪證鑿鑿，家產全部抄沒充公，被侵吞的糧銀分文不少悉數追回，已派遣專人押運至各受災州縣按戶發放。所有包庇協從者一律革職問罪，主犯張啟懷判處流放遠疆，災地民心安定，再無動亂隱憂。」

一件件事理據清晰，每一樁都落實到位，滿朝文武屏息聆聽，無人敢隨意插話打斷。

傅景淵靜靜聽完，眼底掠過一絲釋然，只要是傅燼辭親自處置的事，他向來徹底放下心來，全權交由其處置。

待到朝堂之上所有公務全部商議完結，殿內壓抑肅穆的氣氛隨之鬆緩。此時一位老臣出列躬身啟奏：「陛下，如今四海安寧、政務順暢，只是陛下膝下僅有兩位皇嗣，後宮人丁略顯單薄。朝中諸多官員家中皆有品性端良的適齡女子，不妨挑選賢淑者充實後宮，延續皇室子嗣。」

一席話頗合朝堂情理，不少官員紛紛低首附和。傅景淵靜聽完建言，目光轉向始終孑然一身的傅燼辭，心中頓生念頭，順勢接話，當殿提起指婚之事。

「諸卿所言頗有道理，不過朕心中倒先掛記著另一件事。皇弟常年馳騁邊疆、戍守國土，為朝堂萬事殫精竭慮，身側卻一直無人相伴，朕時常掛念。近來世家勳貴、各部朝臣家中不乏品貌、家世皆屬上乘的適齡嫡女，朕打算親自為你挑選一門姻緣，日後也好有人貼心照料你的起居，你以為如何？」

在場官員心中暗自欣喜，紛紛垂首等候靖王應下聖諭，盼自家女兒能夠入選。

傅燼辭微微垂首，言語恪守君臣禮數，態度卻十分堅定委婉推卻：「皇兄一番美意臣弟心領，只是邊疆剛剛平定，各地善後收尾、軍務調度依舊繁雜，臣弟實在無心考慮婚嫁，此事還望皇兄暫且作罷。」

傅景淵見他心意已決，便不再於朝堂之上多做勸說，揮手示意百官退朝。

百官陸續躬身告退，依次離開金鑾殿。皇帝屏退身邊所有侍從，與傅燼辭一同移步養心殿，殿內焚著一縷清雅檀香，殿中僅剩兄弟二人閒談敘話。

傅景淵端起茶盞淺啜一口，目光溫柔望著弟弟，言語皆是兄長的憐惜與嘆息，不帶半分帝王威儀：

「你這一輩子，永遠以國為先，將自身置之度外。常年為軍國大事奔波操勞，日日耗費心神，從不懂得為自己謀一點清閒。」

他輕輕一嘆，眸色溫和淺淡：

「朕身為天子，身居萬眾之上，雖無治國之才，所幸後宮相伴、膝下有子，一生也算有幾分溫暖安穩。唯獨你，萬事獨自扛下，辛勞半生，身邊卻始終空空蕩蕩，連一個知冷知熱、打理日常的人都沒有，朕看著實在心疼。」

提及世家閨秀，傅燼辭眉頭微蹙，一絲厭惡湧上心頭，腦中浮想起慶功宮宴上眾多女子刻意獻媚、費心攀附的模樣，滿心算計，在他眼中皆是趨炎附勢之輩，令人心生厭煩。尤其憶起當日那名越禮出言、莽撞搶話，還有那位他認可的藥商語懷安語家之女，厭惡之感更添幾分。

他不願繼續糾結擇妻的話題，適時轉移話鋒，抬眼望向皇帝，聲調依舊清冷從容：「皇兄不必掛懷。當下朝野初定，民生、軍務仍待梳理，臣弟的心思確實無暇顧及兒女情長。與其草率定下婚約惹出紛擾，不如專心穩固朝局、守護萬民百姓。姻緣子嗣，遲些再從長計議亦無妨。」

「朕知道你心懷家國無心娶妻，但你也別讓太后一直為你婚事掛心。」

傅景淵看著他緊皺的眉頭就知道他很抗拒

「罷了罷了，朕也不逼你了。」

「謝皇兄，另外臣弟另有一事想向皇兄懇請，藥商語懷安早前獻上的金瘡藥，據說是寧夏珍貴藥材而成療效極佳，臣弟想懇請皇兄特設一個專職職位，專門統籌採購藥材、監督炮製、專供軍隊調配，由語懷安負責。」

傅景淵指尖輕叩茶盞，緩緩開口：「此事便交由你全權定奪，該設何職、隸屬哪一衙門管轄、俸祿規制如何，擬好條陳遞上來，朕照準便是。」

第九章 親臨

「回王府。」

傅燼辭與陛下議事完畢，沈策聞命，即刻備馬護駕返回靖王府。朝中積壓的漕運核査、邊軍冬衣核數、河道巡守章程等諸多政務接踵而至，他端坐書案前，執筆逐一批閱，條縷分明、字字縝密，不留半分疏漏。

直至午後，府中堆積政務皆梳理妥當，他方才取出早前聖上准奏的口諭，細細思忖軍藥署的落地細節。

軍藥署直隸靖王府管轄，獨立於六部之外，專責軍用傷藥供給，從藥材採購、批量炮製、倉儲存納，再到邊營定向調撥，環環相扣，牽繫萬千將士性命，半分馬虎不得。

語懷安數年來無償獻藥、心繫軍民，品性穩重、行事可信，由他出任軍藥署主事，最是合適不過。

只是語懷安向來是閒散藥商，素不涉足朝堂紛擾，淡泊名利、無意仕途。傅燼辭心底暗自忖度，憂慮他不習官場拘束、不願接下此職。若對方推辭，軍藥署一時難尋合適人選接手，勢必耽誤邊關軍藥事務。

思及此處，他擱下狼毫，沉聲吩咐侍從：

「備轎，往語府。」

……

此時的語府，滿院清寧，一派安靜。

自宮宴歸來，語若瑤因失儀闖禍，被語懷安嚴令禁足院中，修身習禮，不得隨意外出、不得私自會客。庭院風和日暖，樹影婆娑搖曳，府中上下井然有序。

語伊雪剛從藥庫而出，先前伴父親翻閱數冊舊藥典籍，此時間暇無事，便佇立廊下乘涼靜思。她心性淡然，從不貪慕權貴浮華，唯盼歲月安穩，得以潛心研藥、梳理腦中記憶，尋得重返故土的蹤跡。

未幾，府外傳來陣陣整肅馬蹄聲，伴隨侍從清道喝止之音，由遠及近、氣勢森然。

府中管事神色微驚，疾步入內通報：

「老爺！靖王殿下駕臨，已至府門！」

語懷安聞言微怔，來不及細究緣由，即刻整肅衣冠，快步出府恭迎。

廳內女眷聞訊，亦依禮隨同出迎。

蘇曼蓉聽聞靖王親自登府，心頭頓時一喜。

自宮宴那日女兒失儀出醜，又被老爺禁足自省，她心中終日焦灼不安。當日滿朝命婦、京中權貴皆在場目睹，若靖王自此對若瑤心存厭棄，日後她母女二人在語府、在京中，再無抬頭之日。

今日王爺親自登門，正是千載難逢的良機。

她暗自打定主意，務必趁此機會為女兒斡旋，消解宮宴一事留下的惡劣印象。只要能讓靖王對若瑤減幾分厭惡、添幾分寬容，日後她母女便仍有攀附王府、立身抬階的機會。

片刻之間，傅燼辭踏足語府正廳。

一身玄色暗紋常服裹身，身姿挺拔凜然，眉眼清冷如寒霜，周身籠著久居上位、久歷沙場的肅殺氣勢，壓得滿廳之人無人敢隨意出聲。

語懷安率闔府上下行大禮叩拜：

「草民（民婦）參見靖王殿下，殿下萬安。」

語伊雪立於眾人之列，隨眾低首垂禮，身姿端莊、禮數周全，神色平靜無波，無半分窺探覬覦之心，亦無半分刻意逢迎之態。

傅燼辭目光淡淡掃過廳中諸人，視線僅在語懷安身上短暫停留，其餘府中眷屬、侍女僕從，於他而言沒有半分特別。

於他記憶之中，那日宮宴僅知語家庶女失儀鬧事，其餘府中人等，他從未放在心上。

待眾人禮畢起身，正廳依舊寂靜無聲。

語伊雪心思剔透、知禮守度。

王爺身為朝堂重臣，驟然親臨民宅，必然是與父親商議軍國公事。朝堂正事，向來不宜內宅女眷在側旁聽。

她不待任何人囑咐，微微欠身，語氣溫和得體、分寸得宜：

「殿下與父親有正事商談，民女不便在側，先行告退。」

言罷，從容退後數步，低首轉身，安靜離開正廳，舉止得體、進退有度。

傅燼辭神色依舊淡然，未曾抬眸多看她一眼，心底亦無半分波瀾。

待語伊雪身影遠去，廳內僅餘語懷安、蘇曼蓉二人。

蘇曼蓉見時機恰當，再不猶豫，輕步上前福身一禮，語氣柔婉恭敬，暗藏幾分懇切：

「殿下親臨寒舍，真是敝府三生有幸。」

她刻意軟語開口，極盡恭順討好，主動提起舊事，一心想為女兒挽回局面：

「民婦心中終日惶恐不安，日前宮宴之上，小女若瑤年幼無知、行事輕率，一時失了禮度、冒犯殿下方威，皆是民婦教養不周之過。」

「事後老爺已嚴加訓誡，將她禁足府中靜身自省。數月以來，她日夜悔悟、收斂心性，時時懊悔當日莽撞無狀，再不敢肆意妄為。」

她小心翼翼抬眸，望著眼前清冷尊貴的男子，繼續軟聲求情：

「懇請殿下寬宏大量，勿與稚子計較，恕她一時懵懂之過。日後若有機會，小女必定謹守禮數、謹言慎行，時時感念殿下寬厚之恩。」

一番話委婉恭順、處處討好。

蘇曼蓉心裡透亮，此時無人在側，正是為女兒洗刷惡感、積攢好感的最佳時機。只要能消解靖王心中的厭棄，她母女日後便有攀附王府、步步往上的機緣。

話音落地，廳內氣氛驟然滯澀，傅燼辭眉峰微蹙，雖有不滿但未有明言。

語懷安聽在耳中，心頭頓生惱怒。

女兒宮宴失儀已是鐵定事實，乃是語府家教有失、女兒不知規矩，理當閉門自省，豈可再反覆絮叨、刻意乞憐？

何況王爺今日登門，必為的是軍國要事，何等莊重肅穆的場合，她竟執意糾纏內宅瑣事、一心攀附，實乃失儀失度、有失體統。

語懷安當下面色一沉，聲色嚴肅，將她斥退：

「婦道人家目光淺短，不懂朝堂體度！殿下親臨議軍國大事，何等莊重，豈容你在此絮叨私務、隨意求情？退下！」

語氣鏗然有力，不留半分情面。

蘇曼蓉當眾遭斥，臉色驟然煞白，心頭又羞又窘，卻不敢忤逆夫君，更不敢在王爺面前失禮，只能壓下滿面尷尬，低首福身請罪：

「是，妾身失言，知錯了。」

說完，只得悻悻退至側廂，垂首斂聲，再不敢多言半句。

廳中終歸清靜。

傅燼辭對方才內宅瑣事紛擾全然無動於衷，只定定望著語懷安，緩緩開口，道出今日登門的真正來意：

「語老闆，本王今日登府，乃是有軍國正事與你相商。」

語懷安心頭一震，即刻正色躬身，恭謹應道：

「殿下請講，草民洗耳恭聽。」

第十章 欽點

傅燼辭目光沉斂，字字清晰，緩緩道出那樁連語懷安從未預料、府中無人知曉的朝堂決定。

「陛下已准本王所請，設立直隸靖王府軍藥署。」

正廳清靜無擾，傅燼辭端坐客座，神色從容，緩緩將軍藥署的建制、管轄權限與職司娓娓道來。軍藥署直隸靖王府、獨立六部體制之外，專責全國軍用藥材的採購、統一收儲炮製、邊關定向調撥，穩固軍中藥物供給，牽繫百萬將士傷治，職責極重。聖上御筆欽點，委任語懷安出任軍藥署主事。

語懷安聞言心懷感念，依舊欠身謙辭。

「殿下厚愛，草民銘感在心。只是草民不過一介往來各地的藥商，一生只懂經商貿易，從未涉入官務朝堂，不通衙門規制流程，實怕難當此任，貽誤軍務。」

傅燼辭語氣沉穩從容，徐徐開解。他點明語懷安多年無私供藥、熟稔天下藥材產地、商路貫通各州郡，是朝野之中最適合成統籌軍藥採辦之人。且軍藥署只需他主抓藥源甄選與藥物品控，繁雜文牘、衙門應酬等雜務，皆由王府下轄吏員全權打理，無需他應付官場拘束。

語懷安心有所動，仍舊坦陳顧慮。

「殿下所言甚是，只是草民只長於辨藥、採辦、經商營生，對深奧醫理、藥性配合、戰傷專方調配所知淺薄。軍藥關乎性命，半分差池不得，草民不敢輕易應下。」

傅燼辭只當他生性謹慎過謙，隨即想起宮宴舊事。

「語老闆無需自謙。先前宮宴你擬製的特製金創藥，專治軍中戰傷，效果卓然，若非底蘊紮實，絕難成此方，足以勝任主事之職。」

語懷安輕輕嘆息，坦然道出內情。

「殿下抬舉了。此方初稿雖由我擬定，卻暗藏致命配伍疏漏。當初我未能察覺，多虧小女及時點醒、修正藥方，此方才算穩妥可用。」

傅燼辭眉峰微斂，心下頓生幾分意外。

他說得語家有一女於宮宴之上張揚求表現、空有浮名而無實學，是以聞言隨口問道：

「原來是令女兒所察？本王記得宮宴上主動談及藥務、欲為你分擔之人，舉止輕浮，全然不似通曉醫理審方之人。」

語懷安趕緊拱手，認真釋疑，徹底厘清嫡庶二女的分別。

「殿下有所不知，宮宴貪圖風頭、言行浮躁者，是庶女語若瑤。而草民剛提起的是，常年隨我出入藥庫、熟悉百草藥性、能細審古方、勘破細微疏漏的，是草民的嫡女——語伊雪。」

聽罷此言，傅燼辭頓了頓。

腦海之中，自然浮現方才那位靜立廳側的語家姑娘。端靜自持、舉止得禮，見正廳商議朝堂公事，內眷不宜旁聽，便安靜行禮退下，全程低調守禮、不喧不窺。

此前他從未特意留意此女，只當是尋常大家閨秀，無甚出奇。今日聽聞此事，方知這位淡然守禮的閨女，竟有審方查漏的真本事。

出於公事審慎，亦為求證藥方細節、確認真實本事，傅燼辭看向語懷安，緩緩開口。

「原來如此。既然令千金有審方辨藥之能，可否請她前來一見，本王有幾句藥方細節，欲當面問上一問。」

語懷安未曾料到靖王會突然求見女兒，微微一怔，雖然有點憂心但隨即即刻躬身應諾。

「草民遵命，這便喚小女前來。」

語懷安揚聲喚來候在廊下的管事，低聲囑託幾句，讓人去往後院喚語伊雪。

第十一章 改觀

「小姐，王爺有傳，請即刻移步前廳。」

明月的這一句話入耳，張凝雪指尖驟然一滯。

心底是真真切切的錯愕與不解。

她剛剛從頭至尾安分守禮，今日全程隨眾行禮、低調退避，不攀不擾。靖王登門找父親理應談的是官務、是邊軍要事，何以會突然傳召？

滿心疑惑卻無從推敲，王命在前，不容推辭。

她來不及細想前因後果，壓下心頭突兀感，斂好神態，隨下人往前廳走去。一路無人給她透風、無人提前告知緣由，她心裡一片茫然，只能秉著謹慎之心，隨時準備應對突況。

踏入正廳一刻，廳內寂然。

傅燼辭端坐，神容沉斂，氣勢凜然，周身皆是久理軍務的威嚴。父親語懷安在側旁，神色端正。張凝雪不敢抬眼亂視，依足禮制，規規矩矩屈膝行禮，聲色平穩：

「民女語伊雪，參見王爺。」

禮畢垂眸，心底依舊猜不透傳召用意。

傅燼辭目光落在她身上，語氣公事公辦，不帶半分私緒，直問重點。

「抬起頭來。」

張凝雪依言抬眸，目光清淺守禮。

只聞男子沉聲開口，字句清晰落來：

「先前具奇效的金創古方是你察覺漏洞、予以修正，可有此事？」

這一瞬，她心頭猛然警覺！

她頓時徹底明白——

原來是父親剛才與靖王談及藥方，將她暗中改方之事說了出來。

她背脊微繃，腦中飛速急搜記憶，電光石火之間撿起明月往日閒談的內容：原主自幼跟隨父親出入藥庫、日日看藥辨材、翻閱古方多年，本就比尋常女子熟藥理。

這是她唯一合理、不會引人懷疑的底。

瞬息收斂所有心神，她壓下心底波動，神色依舊恭謹克制，答話低調收鋒、不邀一絲功勞。

「回王爺，民女自小隨父親打理藥材，耳濡目染，只懂些草藥皮毛、古方淺識。那日偶然翻看父親擬定的方子，覺得一處稍顯牽強，恐不利軍中傷患急用，便隨口提了幾句拙見，僥倖補全疏漏。」

話語謙卑、分寸得當，不露半分異常。

傅燼辭靜靜聽聞，眸色不動。

他向來務實治事，軍藥關乎百萬將士性命，絕不會憑一句謙辭便輕信。耳濡目染或可識藥，卻難勘破古方深層疏漏。

他沉聲開口：

「既然你自幼習藥，本王便問幾樁軍中實情。」

「第一，戰場兵刃創口多破損污穢，最易潰爛發熱，尋常止血藥用之無效，當以何藥為輔、如何配伍，方能止血護瘡、壓制熱毒？」

她心神微定。

這些於旁人深奧藥理，於她現代醫科生的功底而言，卻是創傷處理最基礎、最熟稔的常識。

她依舊保持淺淡恭謹的語氣，不炫不躁，穩穩作答：

「回王爺，戰場金瘡多挾穢毒，單用收澀止血藥，只會斂毒於內，日後必潰。當以地榆涼血斂瘡，搭配白芷祛腐排穢，少量天花粉清解肌表鬱熱。三藥輔佐止血主方，既可堵血斂口，又可透散創口毒氣，最合邊軍急用。」

傅燼辭微微頷首，繼續追問：

「戰士遠征風餐露宿，傷後多兼風寒侵體、體虛畏寒。苦寒清毒之藥用多則傷正氣，你當如何權衡，解毒而不損元氣？」

她思路清晰，對答如流：

「苦寒藥伐氣傷脾，體虛軍士不可重投。只需減輕黃芩、黃連劑量，加少許炙甘草、炒白朮顧護脾胃中氣。清熱解毒治其瘡，溫和健脾固其身，寒溫相制、攻補兼施，便不會傷及將士根本元氣。」

傅燼辭目光再深幾分，拋出最考分寸的難題：

「若遇藥性相畏相殺，軍中倉促無暇細調，當如何取舍？」

這一問，最考真實經驗，絕非死讀古書能答。

她毫無停頓，字字貼合軍務實戰：

「回王爺，軍中用藥以『保命穩妥』為先。相畏之藥，可減量同用、制衡藥性；相殺劇烈者，不冒奇險，寧可舍峻效、取平穩，優先避免藥性衝突致傷。戰場救治，不求奇方奇效，但求無弊無險、穩固傷勢。」

一席對答，條理縝密、落地務實，句句踩中軍用創傷藥理的核心關竅。

立在側邊的語懷安聽得暗暗讚歎，只當是女兒近來潛心研藥、天資漸長。

而傅燼辭心中已然明徹。

眼前女子絕非單純的略懂皮毛。

她對創傷、毒熱、寒溫配伍、臨急取舍的見解，精準老道、貼合實戰，遠超尋常藥商子女的淺薄積累。

只不過她全程語氣平謙、藏鋒收銳，始終不顯半分驕傲，亦不展露過人才華。

傅燼辭至此徹底驗明其能，緩緩開聲：

「軍藥署初立，事事需細。你既有此辨藥審方、臨機配伍之能，日後便一同協理軍藥署藥務，輔助審方甄藥、應對戰傷藥理細則，可好？」

她聽聞此言，心頭瞬間一清。

她立刻知曉這是讓她沾上官署公務。

女子不入公門、不掛官職、不涉朝堂事務。一旦應下，便是越矩出格，日後必惹無數非議，更是徹底打破自己低調安穩的處世之心。

她從不貪名不慕利、更不想捲入權貴圈子。

思定利弊，她依舊禮數周全，態度恭順卻立場堅定，不卑不亢從容推卻。

「王爺器重，民女感念在心。」

她微微斂衽，字字坦誠通透：

「只是民女身為閨閣女子，禮制有規，不適入官署、掛職務、涉足公務，恐招物議、不合體統。」

「但若軍藥事宜有需，民女可協助父親審核藥方、辨析藥材、勘查配伍缺失、調理戰傷配伍。一切公務對接皆由父親出面。」

全程語氣平靜、不矯情、不推搪、不攀附。

願做事，不貪功；願盡責，不越矩。

傅燼辭聞言，眸色微沉，隨即緩緩頷首。

他見慣世族女子汲汲營營攀附權貴、渴求機會近身仕途、博取殊榮。

唯獨面前的語伊雪，身懷真才實學，卻安分守禮、甘居幕後、不慕浮榮、知進知退。

這份沉穩心性與通透分寸，極是難得。

他不再多言，沉聲落定：

「准。便依你所願，幕後輔佐，不掛實名。」

語伊雪安心斂衽行禮：「多謝王爺體諒。」

她依禮靜立一旁，態度安分守禮。

此後靖王跟語懷安細細敲定軍藥署藥源清單、月度炮製數額、邊關調撥章程、緊急傷藥儲備等諸多落地細則，事事條理分明、敲定妥當。

待所有軍務商議完畢，再無疏漏。

傅燼辭緩緩起身，整束朝服，身姿端嚴挺拔。

「事宜既定，本王回府擬寫文書、上奏備案，擇日正式啟動軍藥署。」

語懷安率府中眾人躬身恭送。

語伊雪隨眾垂眸立於側，守禮靜送。

傅燼辭步履穩重，徑直踏出語府正廳，在外儀仗列隊相迎，車馬啟行，浩浩蕩蕩折返靖王府。府中前廳歸於清靜。